

论恩斯特·卡普在技术哲学谱系中的再定位

On the Reposition of Ernst Kapp in the Traditions of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谢弘毅 /XIE Hongyi 夏保华 /XIA Baohua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 江苏南京, 211189)
(School of Humanities,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1189)

摘要: 恩斯特·卡普在米切姆构建的技术哲学谱系中一直作为“工程派技术哲学”的代表人物为人所知。国内部分学者对此提出的不同意见难以对米切姆的论断形成有力的质疑。事实上, 卡普在历史上以人文学者的身份出现; 在《技术哲学纲要》中, 他既赞同用机械学定律理解生理活动, 还支持以有机法则来解读外部世界; 他反对盲目的技术崇拜和技术娱乐化, 致力于捍卫文化进步和人文价值。根据卡普的思想与米切姆技术谱系划分标准的逐条比对, 应将其重新定位为“人文派技术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将卡普归于人文派的技术哲学, 有助于发掘出卡普技术哲学中被忽视的关于技术文化意义的思想。

关键词: 卡普 《技术哲学纲要》 技术哲学谱系

Abstract: Ernst Kapp (1808-1896) has been known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engineering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in the traditions of th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constructed by Mitcham. The different opinions put forward by some domestic scholars have struggled to effectively challenge Mitcham’s assertion. In fact, Kapp appeared as a humanist in history. In his *Elements of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he not only agreed with the use of mechanistic laws to understand physiological activities, but also supported the use of organic laws to interpret the external world. He opposed the blind worship of technology and the entertainmentization of technology, and was committed to safeguarding cultural progress and humanistic values. According to the comparison between Kapp’s opinion and Mitcham’s division standard of traditions of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Kapp should be repositioned as an important representative of the “humanities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Attributing Kapp to the humanities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helps uncover Kapp’s neglected ideas about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technology in Kapp’s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Key Words: Kapp; *Elements of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Traditions of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中图分类号: N031; B82-057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5994/j.1000-0763.2024.09.002

著名技术哲学家米切姆(Carl Mitcham), 在《通过技术思考——工程与哲学之间的道路》一书中, 划分出两种技术哲学传统, 即工程派技术哲学(engineering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和人文派技术哲学(humanities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并将卡普(Ernst Kapp)视为工程派技术哲学的首要代表人物。国内学界基本支持米切姆关于卡普是工程派技术哲学家的论断, 例如, 陈昌曙在《技术哲学引论》中延用了米切姆对卡普的定位, 并认为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技术创新哲学与中国自主创新的实践逻辑研究”(项目编号: 19ZDA040)。

收稿日期: 2023年9月12日

作者简介: 谢弘毅(2000-)男, 安徽枞阳人,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技术哲学。Email: tongguojishu@outlook.com

夏保华(1969-)男, 河南商城人,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为技术哲学与技术社会学。Email: xiabaohua111@sina.com

从卡普到德韶尔 (Friedrich DesSauer) 时期的技术哲学, 有着明显的工程哲学传统: “其创始人本人往往就是工程师 (如恩德海尔和基默尔、发明家和企业家 (如德韶尔) 或有技术实践经验的人 (卡普)。” ([1], pp.37-38) 吴国盛在《技术哲学经典读本》中, 借鉴了米切姆的划分, 将卡普置入“工程-分析传统”的思想谱系中。 ([2], p.5) 但是, 国内也有部分学者对卡普的哲学性质和谱系定位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在一定程度上显示米切姆对卡普的归类认识是有待商榷的。本文通过分析反对观点的合理性、不足之处, 以及明晰米切姆关于谱系归类的判定标准, 尝试重新审视并确定卡普在技术哲学谱系中的定位, 并在此基础上更全面地把握卡普的技术哲学思想。

一、对卡普工程派定位的质疑

针对卡普的谱系定位问题, 有两位国内学者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不同的观点。黄欣荣教授在“卡普技术哲学的三个基本问题”中认为, 卡普虽然被认为是工程派的代表人物, 但他更多地人文视野下审视技术。他注意到《技术哲学纲要》的副标题“从新观点看文化发展”, 指出卡普“其实想用技术演进的视角来解释文化的发生和演化”。^[3]但黄欣荣没有据此结合《技术哲学纲要》的具体内容进一步反思米切姆关于卡普的定位。在这一问题上, 他采取了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 认为卡普既是工程派的代表人物, 也属于人文阵营, 应将其看作是整个技术哲学的奠基者。

本文作者之一夏保华教授更早明确地对米切姆共识提出了修正建议, 认为卡普反倒应该是一名人文派技术哲学家。在“卡普、德克斯与技术哲学谱系”一文中, 他从三方面论证了自己对米切姆划分的质疑: 首先, 从历史生平来看, 卡普是一名人文学者而不是工程师, 后世大都称呼他为教授、地理学家或者哲学家, 但没有人称呼他为工程师或技术专家; 其次, 从理论性质来看, 卡普的技术哲学理论是浪漫主义时期的产物, 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色

彩。卡普还受到了德国浪漫主义者卡鲁斯 (Carl Gustav Carus) 影响, 后者提出过器官与物品之间存在某种相似关系的观点。最后, 卡普是首个著书对技术进行系统讨论的人文学者, 以卡普作为人文的技术哲学的首要代表人物, 比较符合人文的技术哲学思想源远流长的特征, 有更充分的学理根据。^[4]

夏保华提出的论点一定程度上揭露出卡普的身份和理论性质与工程的研究谱系特征的矛盾, 但是也有不足之处。第一, 他以卡普的生平经历以及其理论背景作为依据, 尽管介绍了卡普的哲学理论, 但并没有具体说明卡普哲学思想中的人文特征; 第二, 尽管他对谱系中两个阵营的特征进行了描述, 但是没有将卡普的技术哲学理论与其所列出的特征进行严格对比, 使得卡普的人文研究方法和人文价值体现得并不明显; 第三, 他没有尝试过站在米切姆的立场上, 分析为何要将卡普划为工程派技术哲学的代表人物, 也没有说明工程因素和人文因素何者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

尽管对米切姆共识的质疑存在不足, 但二位学者的研究已经打开了可探索的空间。对卡普在技术哲学谱系中的定位, 需要根据米切姆的划分标准来总结出的技术哲学两种传统的特征, 并将其与卡普《技术哲学纲要》内容进行对比来得出。

二、米切姆的技术哲学谱系划分标准

米切姆从剖析“技术哲学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一词出发, 对工程派和人文派技术哲学的特点进行了描述。他认为“当‘of technology’被看作是一个主语所属格, 表示主体或作用者时, 技术哲学就是技术专家或工程师阐述‘技术的哲学 (technological philosophy)’的一种尝试。而当‘of technology’被当作宾语的所属格, 表示一个正在被处理的主体时, 技术哲学指的是来自人文领域的学者, 特别是哲学家, 严肃地将技术作为一个主题进行系统反思。第一个孩子更倾向于支持和分析技术, 第二个孩子更倾向于批评和解释技术。” ([5],

p.17)

由米切姆关于技术哲学谱系的划分,我们可以总结出四条判断标准:第一,从技术哲学研究主体来看,工程派技术哲学家多为工程师以及技术专家,而人文派技术哲学家多为哲学家或者人文学者;第二,从研究路径上来看,工程派倾向于“通过对技术细节的分析与考察,了解技术的发生、发展的内在规律,然后运用他们所掌握的技术术语去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6]而人文派多是从非技术或超技术的角度出发,探究技术的本质、意义和社会影响;第三,从研究旨趣和价值观上来看,工程派比较亲技术,愿意为科技进步对社会造成的影响辩护;相反,人文派对技术抱持批判态度,反思人对技术的盲目崇拜,反对技术霸权对人的侵害和控制,捍卫人文价值,“两者的对立是价值观上的对立。”^[7]第四,两种谱系都有各自的缺点:工程派忽视了技术对人和社会的消极影响,呈现出一种对技术统治的盲目崇拜,忽视和贬损了人文价值;而人文派对技术发展蕴含悲观情结,对技术仅有常识性的了解并拒绝使用技术术语,难以围绕技术形成系统、科学的认知。其对人价值的尊崇以及从宗教、诗歌等非技术观点切入研究,使得技术哲学更偏向具有浪漫主义的人类学,反而远离了对技术层面的研究。

三、对卡普在技术哲学谱系中定位的商榷

根据米切姆的技术哲学谱系划分标准,我们可以对卡普是否是工程派技术哲学家进行进一步的商榷。

1. 卡普是典型的人文学者

卡普的一生充满人文气息:第一,卡普主要研修人文专业。他在波恩大学学习古典语言学,于1828年获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名字是“雅典海军”(De re navali Atheniensium)^[8]之后,卡普就任明登(Minden)大学的预科教授,在教学生涯中对哲学、历史和地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9]第二,卡普的理论受当时德国学者和哲学家思想的强烈

影响。卡普从地理学家李特尔(Karl Ritter)的作品中找到了灵感,他于1845年出版的《哲学性和比较性的普通地理学:作为对地球环境及其与人类生活关系的科学解释》(*Philosophie oder Vergleichende Allgemeine Erdkunde als Wissenschaftliche Darstellung der Erdverhältnisse und des Menschenlebens nach ihrem Inneren Zusammenhang*)被誉为“里特尔学派最杰出的作品之一”。^[10]卡普同时还是左翼黑格尔主义者,^[11]他在著作中采用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要求从内部和外部对环境进行“殖民化”和改造。([5], p.21)第三,在后来研究者的记述中,卡普被称呼为“教授”“哲学家”“研究原始文化的学者”^[12]“地理学家和自由思想家”,^[13]但没有发现有人称他为“技术专家”或“工程师”。因此卡普毫无疑问是一名典型的人文学者,他的人生路径更契合人们对人文派技术哲学家的印象。

2. 卡普的研究方法具有人文考量

“器官投影”是贯穿《技术哲学纲要》的重要哲学思想,被后人看作“卡普理论工作的核心”。^[14]它的主要内容是,人无意识地以器官为模板创造了一系列技术工具,事后在与它们的交互中才能逐渐意识到这一点。投影机制的可逆性使得科学家能够在机械和有机体的类比中获得启发,借助装置性能和机械定律反过来了解原型器官的运作方式,促进了生理学的发展:“为了传达新的生理学发现,专家们不得不采用机械学的说法。”([15], p.91)米切姆最终将卡普归于工程派,正是因为他认为器官投影体现了工程派的研究特点,即借助技术语言来理解非技术性的思维和行为模式。

但是,如果仅凭这点就决定卡普的派别归属,那么卡普的哲学思想就过于单薄了。实际上卡普还指出,技术作为有机世界投射外延出来的一个子集,没有一种机械可以自我生成和自我管理:它的存在和目的完全依赖于人类。另一方面,有机体产生并生长,已经在其内部包含了其自身存在的原则及其随后的每一次实现。^[16]机械定律只能满足解释具体技术的需要,不能满足解释有机世界的需要,而人体内部蕴

含的有机法则才是一切知识的总来源，是支配人体内部和指导技术生产的唯一规律。卡普意在说明，技术的源头在身体中，但随后又与身体分离运行，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本体论领域。^[17]因此尽管技术在揭示生理活动的奥秘方面具有促进作用，但机械和有机体之间并不存在本体论层面上的连续性，不能随便把人体简化为技术，卡普将这种工程派研究方法看作是人类认识自己的“权宜之计”。

同样被卡普看作是“权宜之计”的，还有在语言学中通过将器官和技术名词进行结合，来解释有机体的做法。例如生理学家切尔马克（Johann Czermak）在演讲中使用“心脏泵（heart-pump）”一词，来解释心脏供血的机制。但卡普同时警惕语言的软弱性。他指出如果出于主观比喻的目的而不是科学研究的需要盲目夸大二者的相似性，就会混淆有机和机械的概念，从而在机器的人化和人的机器化中倒退回落后的机械论世界观。这些机械论者不明白的是，技术作为人体器官的外化，不可被允许篡夺有机体作为投影源头对它的支配地位。因此明确器官和技术之间的区别，是领悟二者光学式的投影关系的必要性前提：“器官绝不是机器的一部分，手工工具也绝不是有机体的四肢。”（[15]，p.75）因此卡普只在有限意义上容许工程派的研究方法，它必须是非修辞的使用且严格受限在科学研究范畴之内。卡普也绝不是单向地采用机械定律和技术术语来解释生理活动，他其实是将技术作为人类理解自我的认识论工具，帮助人意识到自己内部的东西已经在外部世界得到了表现，从而唤起“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古希腊格言中蕴藏的人文精神和时代价值。当人们基于研究发现意识到“器官投影”的科学性（而不是一种浪漫的比喻）时，便能自觉借助自身内部超技术的有机法则来解读由自然物和人工物构成的外部世界，主动宣告一种“以将身体知识作为知识的最高形式为基础的。”（[15]，p.120）在这种情况下，人的意识作为中项，能够轮流运用工程派和人文派的研究方法，在机器和有机体、机械学和生理学两端双向穿梭，当由外而内和由内而外

的反思相互吸收、交替堆叠时，科学就被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

3. 卡普捍卫人类文化的进步，彰显出人文精神

卡普并没有单独考察技术，正如《技术哲学纲要》的副标题所表明的那样，他作为19世纪科技改造欧洲社会的见证者，以及德克萨斯荒野的开拓者，还始终将文化的发展当作一个重要问题，表现出对人文价值的关怀。这一点可以从他在第5章对“铁手”和第12章对锤子截然相反的评价中体现出来。当时机械师完全仿照人手结构，制造出一只与人手外观一致的“铁手”，可卡普却进行了批判：“但这实际上实现了什么？一种对缺失肢体的补充，虽然可能为特定的个人目的服务，却与一般人类的福利毫无关系。”（[15]，pp.76-77）而另一方面，卡普极度赞扬作为原始工具之一的锤子，认为它“就算不优于它之后产生的无数更为复杂的工具，那也具有与它们绝对同等的重要性。”（[15]，p.217）

卡普不是是古非今的守旧者，他对“铁手”的批判，其实暗含了他对文化停滞的担忧：第一，在技术进步方面，“铁手”是根据人手复制出来的孤立造物，只能被单独制造而无法作为工具参与其他技术的生产，对于技术的连贯进步毫无意义；第二，在文化进步方面，“铁手”是残缺肢体的补充和取悦看客的展品，作为技术缺乏功能性和实质用途，体现了技术不再关注于通过开拓和改造世界来造福人类，而是服务于个人独特的兴趣和品味，技术的娱乐化导致人类执着于个人喜好的满足而停止了对大自然的人工改造，使得文化的发展陷入瓶颈；第三，在人类价值方面，“铁手”是人对技术盲目崇拜，肆意让机械僭越有机的体现。在有机体蕴含的生理规律是无穷多的，不断地自我生成并发展，被卡普称为“生命的伟大奥秘”，而机械学的进步使人狂妄地宣称自己已经解决了这个奥秘，隐含着用机械定律替代有机法则来解释一切活动的危险想法。机械论世界观的支配贬损了人类价值，“改变了人类对自己的正确认识，从而损害了整个社会。”（[15]，p.4）

人将自己与技术框架混淆,造成概念混乱和自我定位的迷失,最终导致其被技术裹挟和控制。

在卡普看来,技术作为器官的投影,必须发挥其工具性作用服务于人类;技术价值的多寡在于其对人类文化的繁荣具有何种贡献,而非满足个体短暂的爱好;技术不仅需要代表当时人类知识和技术的发展水平,更得为之后新技术的生产和文化的繁荣打下基础。与“铁手”相反,锤子是人手最自然的延伸,它不仅增强了人改造世界的能力,还参与制造无数更为复杂的工具。在此过程中,锤子将自己的外部功能、尺度和内部概念传递给其他技术产品,从而在“工具产生工具”中与一系列技术形成繁殖意义上的关联,实现一种串联的进步,最终让人类站在了文化大繁荣的门口:“它本身有助于锻造新的锤子,建立整个工厂,并创造世界历史。”([15], p.78)由于锤子作为一种文化力量渗透进了人工世界建设的各个阶段,它逐渐成为了整个技术系统最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相比重要性随兴趣减弱而降低的娱乐产品,锤子的历史价值却在时间推移中凸显出来。望着锤子的挥舞,人们恍然大悟——它行使的正是赋予手的力量!卡普评价道:“当人静下心来,好好地思考一下那只铁锤,并客观想象自远古以来,用它已经完成了多少了不起的工作时,从长远来看,‘平凡之物’给人的印象和迷住人的方式与那些跳舞的、咔哒作响的人造发条娃娃完全不同,后者很快就从令人好奇的东西变为乏味的东西。”([15], p.79)可见卡普在赞颂技术取得的成就的同时,也时刻警惕盲目的技术乐观和技术崇拜对人类价值的贬损和对文明进步的消极影响,他对人类主导地位的强调和对人类文化发展道路的捍卫,深刻彰显了他对人文主义价值观的坚守。

4. 卡普避免了人文派技术哲学的缺点

人文派技术哲学家更倾向于从非技术观点出发反思技术,这往往被批评为拒绝接纳技术语言且没有真正了解工程师谈论的内容。卡普虽展现出对人文价值的捍卫,但并不代表着他同样有其他人文派学者存在的问题。为了论证器官投影不是偶然相似或修辞手法,卡普在《技

术哲学纲要》中广泛地对各类技术物进行了调查,包括原始工具(第3章)、仪器和乐器(第5章)、蒸汽机和火车(第7章)、电报(第8章)等,并大量引用了当时著名工程师、科学家、哲学家对技术的分析与解读。在跨领域研究和思想的汇合中,读者一方面看到具体技术所对应的器官原型,意识到技术和器官间普遍存在的一致性,一方面又看到二者的差异性,避免受修辞手法的误导而模糊机械和有机的界限。卡普认识到,人对自己的认识不能孤立成长,但技术的外化提供了身体外部的参照点,使得人可以借助在技术实践中获得的知识实现对自我的审视和哲学反思:“即使在今天,当天文学家想要被广泛理解时,他们也会使用托勒密式而不是哥白尼式的表达。”([15], p.91)正是时间上具有先在性的工程派研究点亮了意识的明灯,照亮了思想回到内部身体的道路,为之后一切深刻辩证的人文反思打下了坚实基础。这也是为什么卡普鼓励使用“经验实证主义原则”来进行研究,因为只有不断增加操纵、体验、感知技术的经验,人才能有意识地察觉到技术是器官的投影,并将“器官投影”作为一种具有科学性的认识论工具来反向投入到对有机世界的认识当中。卡普对技术现象、技术术语的接纳,以及对经验主义实证研究的注重,在对技术细节、技术功效有更客观、科学、严谨的认知的同时,使得“器官投影”作为人文派技术哲学研究手段具备了自然逻辑的支撑,并不空乏无力。

围绕卡普和《技术哲学纲要》得出的四条分析结果表明:若按照米切姆的技术哲学谱系划分标准,应当把卡普重新定位于人文派技术哲学传统中,并将其视为人文派的首要代表人物。

四、技术的文化意义—— 被忽视的卡普技术哲学思想

工程派技术哲学注重分析技术的合理性而疏于探寻技术的意义。如今将卡普从工程派划到人文派,不仅改善了后者在一开始没有哲学家被列入技术支持者队伍的情况,^[18]也有助于

我们更好抓住《技术哲学纲要》副标题“从新观点看文化发展”所传递出来的人文精神；发掘出从工程派视角看待卡普而被忽视的有关技术对人类文化发展影响的讨论。

1. 技术开启了人类历史的发展

人类的历史从何开始？卡普从历史问题出发，这样写道：“我们处理的不是一个假设的深海生物，也不是一个虚构的理想人，而是只能由自己双手所做事情的痕迹和变化来证明其存在的人。”（[15], p.30）所谓“真正的史前人类”，因为没有任何与之相关的物件能为它们曾经的生活状态提供证明，是没有痕迹的存在，对它们的任何推测都是非科学的，无助于确定早期人类的历史边界；而另一方面，在洞窟考古中发现的一系列原始工具构成了一种“非常真实的文献”，在帮助人们推断出人类种族的特性和状况的方面，如同莎草纸和粘土石板上的文字记录一样，是无可辩驳的。由此可见，技术作为内部器官的外部投影，相比其他需要依靠想象和臆测来构筑人类史前史的科学假说，是最能反映早期人类历史特征和发展状况的文化产品，因此原始技术的制造和使用才应被视为人类历史的开端，这表明只有人具有技术性，人的历史性才能够得到保证。卡普坚信自己不仅以此科学地确立了早期人类的历史边界，更以此证明了用“器官投影”的视角去看待人类历史的正确性与科学性。技术作为人类属于自己的创造物，作为文化产品，被卡普视作是文化的“第一代创始者”和人类历史开始的象征。

2. 技术推动了人类的进化

人的技术化不仅开启了人类历史，还刺激了自身禀赋的发展。在体质方面，由于不断和锤子等手持工具打交道，人手作为自然工具越来越细腻和灵巧，使得其能够更有效率地执行人脑的意志，进行更复杂、更有智慧的技术制造活动；在精神方面，技术作为肢体的延伸增强了感知能力、扩展了感知范围，使得到刺激的人脑能够更加频繁熟练地进行感应、思考和表达，让更多的意识和无意识渗透进手和脑的协调工作当中。可以说器官投影出了技术，而技术反过来刺激并锻炼了器官。卡普提到：“人

造武器的使用和完善，自然而然地导致了体力消耗的相应减少和自然武器的软化。随着人类开始生产出能够提供保护和相对舒适度的生存手段，从而增加了人类的智力活动，人类的体格不再被迫进行施放怪力和展示武力的活动，逐渐达到了一定的平衡和稳定。”（[15], p.31）可见人对技术的制造和操纵并不是人类漫长的进化历程中的一个里程碑，而是人类得以实现进化的前提。此外，人类从动物中脱颖而出不仅仅在于能够制造技术，更在于从这种活动中进行的内外比较。“尺度”是指人肢体的长度和各器官的内在比例关系，本来不能将其视为一种“工具”，而人类却在技术实践当中寻找到外部世界的比较点，并反思自身内部的尺度与其可实现的关联，从而以自身尺度作为测量工具理解和改造自然物。人对自我的技术化，是从外到内的反思和从内到外的实践的辩证运动。当动物将外部世界理解为一系列无关的事件，保持着对外部世界的麻木的时候，人已经在技术活动的反思、比较和实践——尽管一开始是在无意识中进行的——实现了用内部知识衡量并规划外部世界，进化为能够度量、评估和思考的存在。

3. 技术促进了人类自我意识的增强

由于“器官投影”的无意识性，人类在一开始既不掌握自己身体中生理过程的奥秘，也不了解将器官与工具进行类比的意義，但技术在人对其进行操纵和体验的过程中，能够反向服务于作为有机体的人类。通过观察他周围世界的技术设备，这些设备在许多方面反映了他的有机体的结构和功能，人类在同一个世界中揭示了自己的内在自我。这意味着卡普不仅关注创造技术设备，还关注将其投射回人类身上，以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器官，最终了解自我。^[19]技术向人们展现自身蕴含的机械定律与人类生理规律的相似性，使得人类认识到自然赋予自己的禀赋首先在自己的工具中得到了表达，从而实现自我意识的增强。卡普在第6章“骨骼的内部结构”中指出，工程师在桥梁桁架的建造和受力分析过程中，意识到了其与人体骨头在结构和功能上具有相似性，随后的研究最终

揭示了骨骼结构与它所能承受的力量和压力之间存在明确的相关性,让人们意识到骨骼中存在的有机定律,已经在无意识中应用于桥梁结构的建设当中。这也告诉我们,自我意识是对双手工作的反思的产物,制造和操作工具是产生反思性思维的必要条件;这意味着自我意识不是一种纯粹的精神现象,而是一种从实践活动的生产性重复中产生的现象。^[20]一旦人们在技术实践的过程中意识到自己的造物在自身内部中得到了阐释,外部知识就转化成了内部知识,成为“自我”中的一部分,实现人自我意识的增长。在自我意识阶段,人走出了无意识的迷梦,不仅能够主动将技术作为一种有机世界的认识装置来理解自己,还能主动借助内部知识来有意识地对外部事物进行改造和完善,使得技术能够更好地造福于人类,从而开创更繁荣昌盛的文化世界。由此可以看出,通过了解技术和人体的一致性关系而得到的自我意识,促使人在追问自身的过程中明确认识到自己与动物之间的差异的同时,不断有意识地用内部生理知识作为支配外部世界的基础法则,而这也代表着人类对德尔斐神庙的铭句“认识你自己”做出了现代回应。

4. 技术酝酿了人类文化的革新

尽管在自我意识阶段,人们明悟了“器官投影”定律,并能有意识地将其反向应用于新技术的发明与生产,但是技术活动依旧受到无意识的影响,在持续不断的有意识改良中默默酝酿着新一轮人类文化的革新。卡普提到,在技术被投影出来之后,为了弥补技术上的某些缺陷或满足人的进一步需要,对技术进行针对性的完善和加工似乎看起来是一个有意识不断侵占无意识领域的过程,这些改良技术完全是“艰苦思考的产物”。但他同时认为,一切只为达成眼前目标的技术实践,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又都在无意识地朝着同一个远大的文化目标渐进地前行,在暗中为另一个革命性技术的最终出现打下基础,从而最终实现人类文明的伟大进步。卡普在第7章“蒸汽机与铁路”中写道:“在一种设想变为现实的时刻到来之前,占上风的是有意识的躁动不安。通过一系列的个别发明

恰恰剥去了层层外壳以后,这个设想便穿透剩下的最后掩盖使自己变得清晰鲜明起来,并且最终落实于某个人研究的持久性和认识的勇气上。”([2], pp.453-454)这样,卡普认为工程师不是一个天才的发明家,而是目的论自然秩序的无意识代理人。然而,这一点在哲学上不能被直接意识到,只能通过工程师的实践活动的迂回路线来辨认出来。^[21]例如,古人对各种自然动力机器的研究,在无意识中为瓦特有意识地发明蒸汽机提供了预备的基础;而瓦特也不能直接意识到,他的发明在无意识中已经在为史蒂芬森对火车机车的发明服务了。两种技术发明的出现都深刻改造了社会面貌,将人类文化带到了全新的高度。人类文化的繁荣和进步,正是在蒙昧状态的无意识技术实践和理性状态的有意识技术反思的辩证活动所形成的螺旋上升中实现的。

卡普《技术哲学纲要》出版距今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在这本书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当时的欧洲科学家和哲学家对技术发明和自然科学孜孜不倦的研究和探索,也能深深体会到卡普这位技术哲学的创始人,对于技术发展能帮助人构建更伟大的文化世界,开辟出更美好的未来怀有的那种无比坚韧的乐观心态。通过对卡普进行技术哲学谱系的再定位,将其置于人文派技术哲学传统中,并在此基础上展望被忽视的技术的文化意义,有助于学界对卡普的哲学理论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

[参考文献]

- [1] 陈昌曙. 技术哲学引论[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2.
- [2] 吴国盛. 技术哲学经典读本[M].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8.
- [3] 黄欣荣. 卡普技术哲学的三个基本问题[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12, 28(8): 27-31.
- [4] 夏保华. 卡普、德克斯与技术哲学谱系[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10, 32(6): 61-68; 127.
- [5] Mitcham, C. *Thinking Through Technology: The Path Between Engineering and Philosophy*[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 [6] 张黎夫. 技术哲学: 两种传统的较量[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4, (4): 31-33; 88.
- [7] 刘大椿. 关于技术哲学的两个传统[J]. 教学与研究,

- 2007,(1): 33-37.
- [8] Kapp, E. 'De Re Navali Atheniensium: Dissertatio Historica'[EB/OL]. <https://catalog.hathitrust.org/Record/100406102>. 2023-06-09.
- [9] Geiser, S. W. 'Dr. Ernst Kapp, Early Geographer in Texas'[J]. *Field and Laboratory*, 1946, 14(1): 16-31.
- [10] Murillo, S. A. C. 'Presentación Biográfica-Filosófica de Ernst Kapp'[J]. *Revista de Filosofía de la Universidad de Costa Rica*, 2022, 61(159): 171-177.
- [11] Mitcham, C. 'An Introduction to "Basic Questions About Metaphysics of Technology"'[J]. *The Journal of Speculative Philosophy*, 1993, 7(2): 137-142.
- [12] Grigenti, F. 'Superpower and Imitation. Body and Machine'[J]. *Orbis Idearum. Europea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2018, 6(1): 13-38.
- [13] Brause, H. F. 'Review: Vera Flach, A Yankee in German America Texas Hill Country (1973)'[J]. *German-American Studies*, 1974, 7: 103-106.
- [14] Langenbruch, T. 'Review of Einführung in die Technik-Philosophie von Ernst Kapp'[J]. *Technology and Culture*, 1980, 21(2): 276-278.
- [15] Kapp, E. *Elements of a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On the Evolutionary History of Culture*[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8.
- [16] Grigenti, F. *Existence and Machine: The German Philosophy in the Age of Machines(1870-1960)*[M]. Cham: Springer, 2016, 24-25.
- [17] Sokolovskiy, S. 'Humans and Technologies: Assemblage Modes'[J]. *Chelovek*, 2021, 32(6): 86-101.
- [18] Kislev, S. F. 'Six Hegelian Theses About Technology'[J]. *Techné: Research in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 2020, 24(3): 376-404.
- [19] Greguric, I., Džinić I. 'From the Projection of Human Organs to the Projection of an Artificial Man: Current Framework of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J]. *Disputatio Philosophic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2021, 23(1): 77-88.
- [20] Esposito, M. 'En el Principio era la Mano: Ernst Kapp y la Relación Entre Máquina y Organismo'[J]. *Revista de Humanidades de Valparaíso*, 2019, (14): 117-138.
- [21] Scholz, L. 'Der Weltgeist in Texas: Kultur und Technik bei Ernst Kapp'[J]. *Zeitschrift für Medien-und Kulturforschung*, 2013, 2013(1): 171-190.

[责任编辑 王巍 谭笑]